

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云云又曰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羸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于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于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云云又曰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于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云云 會元

馬大師曰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爲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污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攝物盡是道 傳燈錄

黃檗和尚曰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總不用學唯學無求無著八萬四千法門對八萬四千煩惱祇是教化攝引門又曰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德山和尚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會元

臨濟和尚曰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爾十年行脚

圓悟禪師曰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瓏纔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隨他去乃是終日竟夜親參自家真善知識何憂此事不辨切須自看 心要

雪堂行和尚曰尋常向兄弟說不要上他機境如何謂之機境佛謂之機境法謂之機境而況文章一切雜事乎若守間間地自然虛而靈寂而妙如水上葫蘆子相似蕩蕩地無拘無絆拶著便動捺著便轉真得大自在也 拾遺錄

懶庵和尚示衆云汝等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而却傍家走忽忽如渴鹿趁陽燄何時得相應去阿爾欲作佛但無如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則汝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

七 學道須要識取先言往行

圓悟禪師曰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師門下斷臂立雪腰石舂碓擔麥推車事園作飯開田疇施湯茶般土拽磨皆抗志絕俗自彊不息圖成業者乃能之所謂未有一法從懶墮懈怠中生 心要

圓悟禪師曰衲子當痛以死生爲事務消知見解礙徹證佛祖所傳付大因緣勿好名聞退步就實矣行解道德充實愈潛遁而愈不可匿諸聖天龍將推出人爾 心要

黃龍曰未見性人不可安然拱手做無作無修 冥樞會要

五祖演和尚曰今時叢林學道之士聲名不揚匪爲人之所信者蓋爲梵行不清白爲人不諦當輒或苟求名聞利養乃廣衍其華飾遂被識者所譏故蔽其要妙雖有道德如佛祖聞見疑

而不信矣。爾輩他日若有把茅蓋頭，當以此而自勉。
演祖曰：古人樂聞己過，喜於爲善，長於包荒，厚於隱惡，謙以交友，勤以濟衆，不以得喪貳其意，所以光明碩大，照映今昔矣。

嵩嶽元珪禪師曰：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 會元

衲子日用用心，幾不過此。

大覺璉和尚曰：禍患藏於隱微，發於所忽。

瀉山和尚曰：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

朱世英問晦堂曰：君子不幸，小有過差，而聞見指目之，不暇，小人終日造惡，而不以爲然，其故何哉？晦堂曰：君子之德比美玉焉，有瑕生內，必見於外，故見者稱異，不得不指目也。若夫小人者，日用所作，無非過惡，又安用言之。

黃龍南和尚曰：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乎。

黃龍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英邵武曰：物暴長者必夭折，功速成者必易壞，不推久長之計，而造卒成之功，皆非遠大之資。昔詰侍者夜坐不睡，以圓木爲枕，小睡則枕轉，覺而復起，安坐如故，率以爲常，或謂用心太過，詰曰：我於般若緣分，素薄，若不刻苦勵志，恐爲妄習所率。 禪門寶訓

水庵一和尚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瑯琊，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

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

靈源清和尚曰：先哲言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既守行之爲難，今當行時，其難又過於悟守，蓋悟守者，精進堅卓，勉在己躬而已，惟行者，必等心死誓，以損己益他爲任，若心不等誓，不堅，則損益倒置，便墮爲流俗阿師，是宜祗畏。

靈源謂圓悟曰：衲子雖有見道之資，若不深蓄厚養，發用必峻暴，非特無補教門，將恐有招禍辱。

圓悟和尚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從上皆稱改過爲賢，不以無過爲美，故人之行，已多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唯智者能改過遷善，而愚者多蔽過飾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稱君子，飾過則其惡彌著，斯謂小人，是以聞義能徙，常情所難，見善樂從，賢德所向，望公相忘於言外可也。

圓悟謂佛鑑曰：白雲師翁，動用舉措，必稽往古，嘗曰：事不稽古，謂之不法，予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然非特好古，蓋今人不足法。

白雲端和尚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

佛鑑勸和尚謂詢佛燈曰：高上之士，不以名位爲榮，達理之人，不爲抑挫所困，其有承恩而効力，見利而輸誠，皆中人以下之所爲。

佛鑑曰：爲道不憂，則操心不遠，處身常逸，則用志不大，古人歷艱難，嘗險阻，然後享終身之安。

蓋事難則志銳，刻苦則慮深，遂能轉禍爲福，轉物爲道，多見學者逐物而忘道，背明而投暗，於是飾己之不能，而欺人，以爲智，強人之不逮，而侮人，以爲高，以此欺人，而不知有不可欺之先覺，以此掩人，而不知有不可掩之公論，故自智者人愚之，自高者人下之。

佛眼遠和尚曰：林下人發言用事，舉措施爲，先須籌慮，然後行之，勿倉卒暴用，或自不能予決，應須諮詢耆舊，博問先賢，以廣見聞，補其未能，燭其未曉，豈可虛作氣勢，專逞貢高，自彰其醜，苟一行失之于前，雖百善不可得而掩於後矣。

靈源和尚曰：凡人平居，內照多能曉了，及涉事外馳，便乖混融，喪其法體，必欲思紹佛祖之任，啓迪後昆，不可不常自檢責也。

雪堂行和尚曰：學者氣勝，志則爲小人，志勝，氣則爲端人，正士，氣與志齊，爲得道賢聖，有人剛很，不受規諫，氣使然也，端正之士，雖強使爲不善，寧死不二，志使然也。

草堂清和尚曰：燎原之火，生於熒熒，壞山之水，漏於涓涓，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與夫愛溺之水，瞋恚之火，曷常異乎。

草堂曰：學者立身，須要正當，勿使人竊議，一涉異論，則終身不可立矣。

晦堂心和和尚曰：稠人廣衆中，賢不肖攝踵，以化門廣大，不容親疎於其間也，惟在少加精選，苟才德合人望者，不可以己之所怒而疎之，苟見識庸常，衆人所惡者，亦不可以己之所愛而親之，如此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叢林安矣。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佞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

簡堂機和尚：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註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爲美。

大惠禪師曰：學道人逐日，但將檢點他人底工夫，常自檢點，道業無有不辦，或喜，或怒，或靜，或鬧，皆是檢點時節。

大惠曰：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懶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遇，彼此不覺合作一處。

八 學道須要辨病中用心 瞻病附

幻住老人曰：身屬報緣，誰無老病，百丈建立，意在於斯，古宿扁延壽堂，爲省行使，其省察行苦，而興悲智，乃有病人易得，生煩惱，健者常懷惻隱心之句，十方聚會，四海同家，旣無親疎貧富之殊，彼病卽己病，人安卽我安，故教中謂看病乃福田中之最勝者也，謂攝養其可罔諸，又曰：或輪次直病，深懷惻隱，密運慈悲，觀彼病緣，如自己受寒溫，飢飽，隨量觀察，湯藥所需，時時問候，病者或妄生異見，瞥起瞋心，徐語應酬，勉其正念，庶自利利他也。

圓悟禪師曰：疾苦在身，宜善攝心，不爲外境所搖，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爲意，不可斯須恣縱，唯噴一法，於三業爲大過患，儻有順違，切勿令生，常虛己正心，觀外來觸，如虛舟飄瓦，則物我俱寂，到不動地，爾思之，諦思之。

心要

古德曰：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不以生死為大變，可知矣。心要
諸苦之中，病苦為深，作福之中，省病為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為善，知識曉人以看病為福田。
緇門警訓、省行堂記

瞻病人五德，四分律云：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二不惡病人，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
四能經理湯藥；五能為病人說法，令歡喜，已增長善法；瞻病人六失，增一經云：一不辨良藥，二
懈怠，三喜瞋好睡，四但貪衣食，五不以法供養，六不共病人言語談笑。釋氏要覽

緇門寶藏集卷之上終

緇門寶藏集卷之中

九 學道須要辨邪正

勸參禪文云：夫解須圓解，還他明眼宗師，修必圓修，分付叢林道伴，初心薄福，不善親依，見解
偏枯，修行懶惰，或高推聖境，孤負己靈，寧知德相通，不信凡夫悟道，或自恃天真，撥無因果，
但向智襟流出，不依地位修行，所以粗解法師不通教眼，虛頭禪客不貴行門，此偏枯之罪也。
緇門警訓

百丈懷海禪師曰：常勸衆人，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
亦無少許生珍重，此人步步是佛，若執本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
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
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祇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
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摧伏外道。廣燈錄

萬庵顏禪師曰：叢林所至，邪說熾然，乃云戒律不必持，定惠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
又引維摩圓覺為證，贊貪瞋癡殺盜淫為梵行，烏乎斯言，豈特起叢林今日之害，真法門萬世
之害也，且博地凡夫，貪瞋愛慾，人我無明，念念攀緣，如一鼎之沸，何由清冷，先聖必思大有於
此者，遂設戒定惠三學，以制之，庶可迴也，今後生晚進，戒律不持，定惠不習，道德不修，專以博

學彊辨搖動流俗牽之莫返予固所謂斯言乃萬世之害也。 禪門實訓

智覺禪師曰近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

吾國方法之澆漓宗風陵夷異見競起珍位師席闡化大方者盛唱誑說一禪幻惑後學幾乎百餘年矣已至承虛接響基布天下想夫天魔之屬偷我衣服壞我法之時乎凡措大家族內荒酒色外好吹獵所其施為多以惡業為樂不喜為善是亦富貴叢中常分也是故常愛無因無果之說而不喜說三世業報將謂瞿曇徵惡方便適就住持大方厖眉長老竊呈平日狂解長老招之密室開懷印定更引拈提向上若干古則捏合為證士大夫於是抓著平生痒處抵死不疑善行日弛惡業轉肆不待死陷阿鼻生招一世禍辱可怖可畏佛曰非衆生咎邪師過謬也吁其斯之謂乎。

心聞賁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瞪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筭脫其廉纖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使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 禪門實訓

今求受這病底漢子也不可多得祖道下衰可知也。

大惠禪師曰近代佛法可傷為人師者先以奇特玄妙蘊在曾襟遞相沿襲口耳傳授以為宗旨如此之流邪毒入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 法語

近代專門潛授之禪不出于此蓋且以奇特玄妙遞相傳授尚可矣諸方古則只是淺近博謎子也可笑。

無學祖元禪師曰我見日本兄弟一生得悟者不可多矣此國之為風也只貴智才不求悟解是故設有靈根者博覽內外典籍深嗜巧僞文章不遑自究此事迷中過了一生固為可憫或有一類稱道人者多是其器量不堪博學彊記故以閒坐為功業而不辨真實向道之心此類亦非今生可開悟者。

今已三百餘年往往見此兩般病達人之言信不誣矣嗟乎國風習弊如此其陋矣悲夫。無業國師曰如今天下解禪解道如河沙數說佛說心有百千萬億纖塵不去未免輪迴思念不亡盡須沈墜如斯之類尚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謂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皆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一箇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二乘十地菩薩且醍醐上味為世珍奇遇斯等人翻成毒藥。

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為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為參學以險怪奇語為提唱以破壞律儀為解脫以交結貴達資緣據位為出世方便。 中峰廣錄

在往古也偶有此弊在近世也一等如此於戲欲得魔說較退祖道再行亦不可得焉可傷也。

大珠惠海禪師大德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移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惠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惠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傳燈錄

真淨文和尚曰其斷見者斷滅卻自心本妙明性一向心外著空滯禪寂常見者不悟一切法空執著世間諸有爲法以爲究竟也。正法眼藏

宗鏡錄曰見緣而不見體即是常見見體而不見緣即是斷見今從因緣而見性則不落常於真性中而緣起則不墮斷名實知見。

臨濟大師曰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真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

雖然舊闕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而今奴郎不分佛魔不辨拍盲休將去自謂此守閒閒地此休歇田地也不是真出家只養恬凡夫而已若要死中具眼可始得矣。

玄沙備禪師曰有一般坐繩床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

十 學道須要知學解爲病

臨濟和尚曰今時學人不得蓋爲認名字爲解大策子上抄死老漢語三重五重復子裏不教人見道是玄旨以爲保重。

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

黃檗和尚曰今時人祇欲得多智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智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乳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傳心法要

浮山遠和尚謂道吾真曰學未至於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汚丹艷祇增其臭耳。

瀉山和尚曰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會元

十一 學道須要修習坐禪 附坐禪邪正

六祖壇經曰何名坐禪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何名禪定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

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龐居士語錄云心如即是坐境如即是禪如如都不假大道無中邊若能如是解眠時亦不眠天台師靜上座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

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會元

臨濟禪師曰：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爲是，爾卽認他無明爲郎主。

這箇說話多少驚動向樁樁地，傲死模樣底漢了，若向這裏覷得透，打得徹，許爾救得一半。臨濟曰：有一般瞎禿子，飽喫飯了，便坐禪觀行，把促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爾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

今觀初心稱坐禪者，但拘得箇臭皮袋子，浮想妄念起滅不停，與他所謂住心看靜，凝心內澄，底尚未交涉，而沉於真圓湛乎，畢竟與狐兔癡坐無異也。

南陽忠國師因僧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大惠禪師曰：衆生狂亂是病，佛以寂靜波羅蜜藥治之，病去藥存，其病愈甚。

佛心才禪師坐禪儀云：夫坐禪者，端身正意，潔己虛心，疊足跏趺，收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掉永離，縱憶事來，盡情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揀非虛妄，今見覺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焉。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卽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爲一解，一行，三昧，亦

云無功用道。

仰山和尚曰：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

玄沙備禪師曰：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怎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披輪迴去。

中峰和尚曰：或有坐在靜默中，於塵勞暫息之頃，忽於陰識中，遽省得箇相似底道理，便乃依約爲是，勾引經教中語言，證過合於心中，不知此病是陰識依通，真生死本，非見性也。

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惠，皆依禪定生。

趙州和尚曰：爾向衣單下坐十年，若不會禪，截取老僧頭去。

古德曰：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

十二 學道須要見性明心

達磨大師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二祖作種種說，心說性，不契，一日忽悟，乃曰：可以息諸緣也。達磨曰：莫成斷滅去不，曰：無。達磨曰：子作麼生。二祖曰：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達磨曰：此諸佛之所傳心體，更勿疑也。宗門統要

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

窮盡瀛渤 楞嚴經

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云云即說偈云在胎為身處世為人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 會元達磨章潮州大顛和尚曰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只認揚眉動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汝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卻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傳燈錄寶塔紹巖禪師示眾曰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談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畧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遍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 會元

真淨和尚曰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唯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使用莫問是之與非擬心思量早不是也不擬心一天真一一明妙一如蓮花不著水心清淨超於彼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 正法眼藏

百丈禪師謂滄山曰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會元

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閒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爾諸方老宿於爾身上指出那箇是爾佛性為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不默底是為復總是為復總不是爾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只於象上名邈差別爾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染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惠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 碧巖

巖頭和尚示眾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甚麼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麼時將與麼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麼便不與麼便轉轉地若也看不過纔被人刺著眼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沈昏不好須轉得始得 正法眼藏章敬和尚上堂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

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于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花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會元

淨山遠公謂演首座曰心爲一身之主萬行之本心不妙悟妄情自生妄情既生見理不明是非謬亂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指迷孰不從化。

佛曰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境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故名無明。圓覺經

佛曰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

佛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

十三 學道須要用話頭工夫爲主。

趙州和尚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

圓通德禪師曰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圓悟禪師曰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

大惠禪師曰工夫熟則撞發關楨子矣所謂工夫者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乾屎橛上令情識不行如土木偶人相似覺得昏但沒巴鼻可把促時便是好消息也。

古德曰般若上無虛棄底工夫。

大惠禪師曰兄弟做工夫不消舉因緣只去近處看只如六祖爲明上座云汝但善惡都莫思

量當恁麼時一切不思量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但恁麼看。

大惠曰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緩緩則昏但矣。

圓悟禪師曰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若要與祖佛爲師須明取活句。心要

高峯妙和尚曰若謂著實參禪決須具足三要第一要有大信根明知此事如靠一座須彌山第二要有大憤志如遇殺父冤讎直欲便與一刀兩段第三要有大疑情如暗地做了一件極事正在欲露未露之時十二時中果能具此三要管取尅日成功不怕甕中走鼈苟闕其一譬

如折足之鼎終成廢器。高峯錄

高峰曰疑以信爲體悟以疑爲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高峯錄

草堂侍立晦堂晦堂舉風幡話問草堂堂云迥無入處晦堂云汝見世間猫捕鼠乎雙目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六根順向首尾一直然後舉無不中誠能心無異緣意絕妄想六窓寂靜端坐默究萬不失一也。大惠武庫

大惠禪師曰生死心未破則全體是一團疑情只就疑情窟裏舉個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行住坐臥不得間斷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遏捺但只舉此話頭要靜坐纔覺昏沈便抖擻精神舉此話忽地如瞎老婆吹火和眉毛眼睫一時燒了不是差事。

大惠曰近世叢林邪法橫生瞎衆生眼者不可勝數若不以古人公案舉覺提撕便如盲人放卻手中杖子一步也行不得。法語

瀉山和尚曰：研窮法理，以悟爲則。

中峯本和尚曰：只向所參話上，一推推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廣錄

參禪一著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參禪一著單明大道，朝聞夕死可矣。參禪一著推門落臼，切忌向外馳求。參禪一著要起疑情，大疑必有大悟。參禪一著英靈衲子舉起，便知落處。參禪一著本來面目，經文語錄難載。參禪一著直指人心，貴要自肯承當。參禪一著如敵萬人怯戰，喪身失命。參禪一著如貓捕鼠，不許移睛動眼。參禪一著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爲。無門語錄 中峯和尚斥學者，只向言通不求實悟，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功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行錄

高峯和尚曰：兄弟家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絕世忘緣，單明此事，不透脫者，病在於何，本分衲僧試拈出看，莫是宿無靈骨麼？莫是不遇明師麼？莫是一暴十寒麼？莫是根劣志微麼？莫是汨沒塵勞麼？莫是沈空滯寂麼？莫是雜毒入心麼？莫是時節未至麼？莫是不疑言句麼？莫是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麼？若論膏肓之疾，總不在者裏，既不在者裏，畢竟在甚麼處？咄！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高峰錄

佛鑑勸禪師曰：每見學道兄弟，有者不求省悟，唯務言說，要會他古人因緣，豈非大錯。他古人只是一期對病施方，隨機發藥，遂有如許多葛藤路門，如標月指頭，敲門瓦子，意只是假扣開

門，因標見月，儻得門開，月現，瓦子指頭，何用之有。

佛鑑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研窮教徹底去，不是今日下得一轉語，明日過得一則因緣，古今因緣數若河沙，有甚休歇，畢竟不明心地，如何了達生死，只如達磨初來時，未有許多因緣，爲甚有人悟道云云，又曰：奉勸兄弟，但明心地，莫愁不會因緣，古今因緣也，不道一時不看，但將一則去看得透，千則萬則皆同，若道會得這一則，未會那一則，決定未是。普燈錄

大惠禪師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

圓悟禪師曰：直似大死底人，絕氣息，然後蘇醒，始知廓同太虛。心要

瑞鹿本先禪師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稔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稔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爾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惠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惠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個甚人，參個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會元

開善謙禪師曰：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痴狂外邊走。

黃龍庵主也祖心勝門曰：告諸禪學，要窮此道，切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中或是看得因緣，自有歡

喜入處，卻來入室吐露，待爲品評，是非深淺，如未發明，但且歇去，道自現前，苦苦馳求，轉增迷悶，此是離言之道，要在自肯，不由他悟，如此發明，方名了達，無量劫來生死根本，若見得離言之道，卽見一切聲色言語是非，更無別法，若不見離言之道，便將類會目前差別，因緣以爲所得，只恐誤認門庭，目前光影，自不覺知，翻成剩語，到頭只是自護，枉費心力，宜乎晝夜克己，精誠行住觀察，微細審思，別無用心，久遠自然有個入路，是非朝夕學成，事業若也不能如是，參詳，不如看經持課，度此殘生，亦自勝如亂生謗法，若送老之時，敢保成個無事人，更無他累，其餘入室，今去朔望兩度，卻請訪及。
羅湖野錄

緇門寶藏集卷之中終

緇門寶藏集卷之下

十四 學道須要參得直截一路

德山宣鑒禪師出世，凡見僧入門便棒。

臨濟義玄禪師出世，凡見僧入門便喝。

大惠示人法語略云：但將平昔坐禪處得底，看經教處得底，語錄上記得底，宗師口頭言下，領覽得底，一時掃向他方世界，卻緩緩地子細看，他德山何故見僧入門便棒，臨濟何故見僧入門便喝，若識二大老用處，則於日用觸境逢緣處，不作世諦流布，亦不作佛法理論，既不著此二邊，須知自有一條活路。

祕魔岩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又卻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
會元

慈明和尚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會元

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擬議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紫胡便歸方丈。
碧巖

佛鑑勸禪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

會元

晦堂心禪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
大惠禪師室中常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

香嚴和尚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腳不踢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卽得 會元

芭蕉清禪師示衆曰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

開善謙禪師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個路頭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屎橛管取呵呵大笑 羅湖野錄

楊岐和尚室中問僧栗棘蓬爾作麼生吞金剛圈爾作麼生透

大惠禪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什麼

石頭和尚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

羅山和尚曰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

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大惠曰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 大惠書

十五 學道須要知入泥入水老婆說話

雲門大師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和尚道盡大地是爾夾山和尚道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關市裏識取天子洛浦和尚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總是爾把取翻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個入路

圓悟禪師曰古來大有不惜眉毛爲人指出處雲門觀體全真臨濟坐斷報化佛頭德山無事於心於心無事則虛而靈寂而照巖頭只守閒閒地一切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趙州道我見百千個漢子只是覓作佛底中間覓個無心道人難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踐他時異日逢境遇緣乃得力也 心要

魏府老華嚴示衆語曰佛法在爾日用處在爾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若舉心動念又卻不是也還會麼爾若會得卽是擔枷帶鎖重罪之人

雪峰存禪師示衆曰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干涉 碧巖

雲門大師曰汝若相當去且覓個入路微塵諸佛在爾腳跟下三藏聖教在爾舌頭上不如悟去好

大惠禪師曰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霖大雨那裏祇管去大海裏輒謂我有許多水也

大惠曰爾但灰卻心念來看灰來灰去驀然冷灰一粒豆爆在爐外便是沒事人也

大惠曰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參 武庫

佛曰：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臨濟和尚曰：我無一法與人，只是治病解縛。

德山和尚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大惠禪師曰：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磨虛空，只益自勞耳。又曰：不容以心意識領會。

臨濟和尚曰：不與物拘，脫體現成。

地藏琛和尚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

真淨和尚曰：一切現成，更使誰會。

十六 學道須要洞明向上一路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慕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云：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云：臺山婆子，我與爾勘破了也。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僧問：清平和尚，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箆籬。如何是無漏？曰：杓。

南泉和尚因東西兩堂爭貓兒，泉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卽救道不得，卽斬卻也。衆無對，泉遂斬之。晚趙州外歸，泉舉似州云：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卽救得貓兒。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雲門大師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岐云：三腳驢子弄蹄行。

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云：殿裏底。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祖云：待爾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僧問：巖頭和尚，古帆未挂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

大滙安和尚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疎山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師呵呵大笑歸方丈。

寶壽和尚開堂曰：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處是瞎卻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三聖和尚上堂，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與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十七 學道須要領會噴地契券

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遂到大愚問：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

與化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爾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

法底備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爾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僧云。喫粥了。州云。洗鉢盂去。這僧豁然大悟。後來雲門大師拈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他道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麼去。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烏窠道林禪師。因侍者會通禮辭曰。某甲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此間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侍者大悟。龍潭信禪師。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既不將境示人。卻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只云。庭前柏樹子。其僧於言下忽然大悟。

燈會元等無大悟義。今依大惠法語記之。

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趙州柏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曰。哪。省曰。汝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瀝瀝。打破乾坤。當下心息。省忻然。

洞山初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煙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攝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鴉臭布衫。教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爾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

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

歸宗拭眼禪師。曾有僧問。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只汝便是。僧問。宗語諦審。思惟良久。曰。某便是佛。卻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其僧於言下忽然契悟。

會元少異。今依大惠法語記之。僧者芙蓉道訓。

法眼嘗參地藏。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究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

香嚴閑禪師。遂參潞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

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對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云云。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

十八 學道須要委悉見地淺深

雲門大師示衆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雲門曰：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大惠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洞山价禪師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惠，若要辨真僞，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謂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明安云：爲見滲在所知，若不轉位，坐在一色，所言滲漏者，只是可中未盡善，須辨來蹤始得。相續玄機妙用，二情滲漏，謂智常向背見處偏枯。明安云：爲情境不圓，滲在取捨前後偏枯。鑑覺不全，是識浪流轉，途中邊岸事，直須句句離二邊，不滲情境。三語滲漏，謂體妙失宗，機昧終始。學者濁智流轉，不出此三種。明安曰：體妙失宗者，滲在語路句失宗旨。機昧終始者，謂當機暗昧，只在語中宗旨不圓。句句須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始得妙旨密圓也。

無業國師曰：設有悟理之者，有一知一解，不知是悟中之則，入理之門，便謂永出世利。巡山傍

澗，輕忽上流，致使心漏不盡，理地不明。空到老死無成，虛延歲月，且聰明不能敵業。乾惠未免苦輪，假使才並馬鳴，解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根思宿淨，聞知卽解。

傳燈錄

圓悟禪師曰：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卻活始得。浙中永光和尙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焉廋哉。

碧巖

古人曰：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人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頂備侗，若到作家面前，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

碧巖

圓悟禪師曰：學道之士，初有信向，厭世煩惱，長恐不能得個入路。既逢師指，或因自己直下發明，從本已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卻，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爲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尙覓他起處，不得，況其餘耶。所以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閒閒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可不是安樂法門。

心要

洛浦和尚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

應和 會元

白雲端和尚曰：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爾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卻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 會元

五祖演和尚道：有一般人參禪，如琉璃瓶裏搗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著便破。若要活潑潑地，但參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 碧巖

晦堂和尚示衆云：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正法眼藏

葉縣省和尚云：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會元

玄沙備禪師疾大法難舉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迺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缺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異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攝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

量，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廻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法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

十九 學道須要識在得底人，不必嫌知解。

遠錄公云：未透底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 碧巖

黃龍心禪師大悟之後，從容游泳陸沈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公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南公肯之。 僧

圓悟禪師曰：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卻要語句上，周旋無有凝滯，久參請益與賊過梯。 碧巖

歸宗和尚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湧泉云：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卻，今時始得成立。 會元

大惠禪師曰：從上大智惠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

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解起處。宗鏡錄云：若以智慧爲非，則大智文殊不應稱法王之子；若以多聞是過，則無聞比丘不合作地獄之人；應須以智慧合其多聞，終不執詮而認指，以多聞而廣其智慧，免成孤陋而面墻。所以云：有智無行國之師，有行無智國之用，有智有行國之寶，無智無行國之賊。是以智應須學，行應須修，闕智則爲道之警，無行乃國之賊。當知名相關鎖，非智鑰而難開，情想勾牽，非惠刀而莫斷。

二十 學道須要辨賓主句

臨濟和尚曰：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主客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喚作客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隨學人門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此是主看客，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善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呼爲客看客。

首山念和尚示衆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兩箇卽成瞎漢，所以我若立，爾須坐，我若坐，爾須立，坐則共爾坐，立則共爾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

二十一 學道須要辨履踐工夫

唐宣宗皇帝問弘辨禪師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卽飽。

滄山和尚上堂，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安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會元

達磨大師告二祖曰：正法眼藏，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廻機，便同本得。大珠和尚僧問：如何是修行？師曰：但莫污染自性，卽是修行，莫自欺誑，卽是修行，大用現前，卽是無等等法身。傳燈錄

湧泉欣禪師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尙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

卻今時始得成立。會元

大惠禪師曰：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

圓悟禪師曰：如人學射，久久方中，悟則刹那，履踐工夫，須資長遠，如鶉鳩兒出生下來，赤骨纏地，養來餓去，日久時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飛遠舉，所以悟明透徹，政要調伏。心要

圓悟曰：理須頓悟，事要漸修。心要

南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

洞山价禪師曰：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不間斷，稍得相應。傳燈錄

大慈寰中禪師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又云：說取行不得底，不如行取說不得底。

晦堂心和尚曰：予初入道，自恃甚易，逮見黃龍先師後，退思日用與理矛盾者極多，遂力行之三年，雖祁寒溽暑，確志不移，然後方得事事如理，而今咳唾掉臂，也是祖師西來意。禪門寶訓

香林遠禪師嘗云：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

圓悟舉此語，教得底人，勤履踐工夫，真有旨哉。

圭峯禪師曰：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

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會元

圭峯又：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

圓悟和尚曰：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脫根塵，當弘密印，三十二年，做冷寂地工夫，纔有纖毫知見，解路隨即掃攝，亦不留掃攝之迹，撒手那邊，全身放下，硬糾糾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則禍事也。心要

嫩安和尚云：安在瀉山三十年來，喫瀉山飯，屙瀉山屎，不學瀉山禪，只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牽出，若犯人苗稼，即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趣亦不去也。正法眼藏

圓悟和尚曰：既得旨之後，綿綿相續管帶，令無間斷，長養聖胎，縱逢境界惡緣，能以正知見定力融攝之，使成一片，則生死大變，不足動自己胸次，養得歲深，成個無爲無事大解脫人，豈不是能事已辨，行腳事畢耶？心要

與善惟寬禪師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會元

潞山和尚問仰山曰：寂子，爾心識微細流注，無來幾年耶？仰山未即答，卻問和尚無來幾年，其時潞山自是七十餘歲，謂仰山曰：老僧無來已七年矣，寂子何如？仰山云：惠寂正鬧在，以此觀之，這裏使麤心說脫空，相瞞得麼？真有大力量始得。大惠普說

二十二 學道須要到大休歇田地

斯集成焉，至大休歇田地，不著編類者久矣。一日有僧問曰：庵主作斯集，可謂便於初學觀覽，然至大休歇一門，不著編排何也？予曰：我不知，我不會。僧曰：庵主爲什麼語未終，予拍手呵呵笑，其僧茫然，仍作山中四威儀，偈聊陳志云：山中行赤腳，尖頭鳥道平，逢著大蟲觸牙爪，歸來杖子暗相驚。山中住，只識從朝又到暮，客來若問因什麼，萬岳千峯努力怒。山中坐靠取，須彌

那一座，不是倦禪學駱駝，時把衲衣欲補破，山中臥飽餉餉地，消一箇，默耀韜輝付枕兒，幸然無人求滯貨。

緇門寶藏集卷之下終

古德曰、多識前言往行、遂成其志、一絲先師曾隱丹山、冥寂之餘、閱華竺墳典、拾便言行者、而輯錄為編、目之曰緇門寶藏、總得三卷二十二章、始以決信心、怕生、死而為本、終以勤履踐到、休歇而為極、在其中間者、擇師簡友之要、見性、明心之理、以至向上末後、邪正賓主之句、剖列部類靡不該載、間加評論、而折衷之、學者往往襲藏、如獲夜光、余竊觀之、魯魚豕亥相誤甚夥、客歲之冬、參考本書、大概訂正、傍加倭點、以便初學之觀覽、尙恐訛舛不鮮、今將鏤梓、傳諸不朽、以為後進之鑑也、讀者儻能順言遵行、則遂成其大志者必矣、決矣、若夫宿有靈骨、具超宗異目、亦不成剩語。

寬文龍集癸丑正月穀旦

永源小比丘惠詢謹跋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 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 發行

國譯禪學大成奧付

編者

國譯禪學大成編輯所

代表者 宮裡祖泰

發行者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六番地
宮下軍平

印刷者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茂人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二丁目五番地
藤本印刷所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ノ十六
振替口座東京三四〇九番

二松堂書店

不許
複製

<p>正德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p>	<p>不</p>	<p>有</p>	<p>不</p>	<p>有</p>	<p>不</p>	<p>有</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